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五燈會元卷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曹坦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楊懋珩

校對官待詔_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_臣牟焜

欽定四庫全書

五燈會元卷十三

青原下四世

雲巖晟禪師法嗣

宋 釋普濟 撰

瑞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會稽俞氏子幼歲從師念般
若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忽以手捫面問師曰某
中有眼耳鼻舌等何故經言無其師駭然異之曰吾非

汝師即指往五洩山禮默禪師披剃年二十一詣嵩山具戒遊方首詣南泉值馬祖諱辰修齋泉問衆曰來日設馬祖齋未審馬祖還來否衆皆無對師出對曰待有伴即來泉曰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師曰和尚莫壓良為賤次叅瀉山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法某甲未究其微瀉曰闍黎莫記得麼師曰記得瀉曰汝試舉一徧看師遂舉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國師曰牆壁瓦礫是僧曰牆壁瓦礫豈不是無情國師曰是僧曰還

解說法否國師曰常說熾然說無間歇僧曰某甲為甚
麼不聞國師曰汝自不聞不可妨他聞者也僧曰未審
甚麼人得聞國師曰諸聖得聞僧曰和尚還聞否國師
曰我不聞僧曰和尚既不聞爭知無情解說法國師曰
賴我不聞我若聞即齊於諸聖汝即不聞我說法也僧
曰恁麼則衆生無分去也國師曰我為衆生說不為諸
聖說僧曰衆生聞後如何國師曰即非衆生僧曰無情
說法據何典教國師曰灼然言不該典非君子之所談

汝豈不見華嚴經云刹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師舉了
瀉曰我這裏亦有祇是罕遇其人師曰某甲未明乞師
指示瀉豎起拂子曰會麼師曰不會請和尚說瀉曰父
母所生口終不為子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
瀉曰此去澧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
瞻風必為子之所重師曰未審此人如何瀉曰他曾問
老僧學人欲奉師去時如何老僧對他道直須絕滲漏
始得他道還得不違師旨也無老僧道第一不得道老

僧在這裏師遂辭瀉山徑造雲巖舉前因緣了便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巖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巖曰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某甲為甚麼不聞巖豎起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巖曰我說法汝尚不聞豈況無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巖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於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太奇也太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時方得知師問雲巖某甲有餘習未盡

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為巖曰還歡喜也未師曰歡喜則不無如糞掃堆頭拾得一顆明珠師問雲巖擬欲相見時如何曰問取通事舍人師曰見問次曰向汝道甚麼師辭雲巖巖曰甚麼處去師曰雖離和尚未卜所止曰莫湖南去師曰無曰莫歸鄉去師曰無曰早晚却回師曰待和尚有住處即來曰自此一別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臨行又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真否如何祇對巖良久曰祇這是師沈吟巖

曰介閣黎承當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他日因供養雲巖真次僧問先師道祇這是莫便是否師曰是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

長慶云既知有為甚麼恁麼道又云養子方知父慈

師在泐潭見初首座有語曰也大奇也大奇佛界道界

不思議師遂問曰佛界道界即不問祇如說佛界道界底是甚麼人初良久無對師曰何不速道初曰爭即不得師曰道也未曾道說甚麼爭即不得初無對師曰佛之與道俱是名言何不引教初曰教道甚麼師曰得意忘言初曰猶將教意向心頭作病在師曰說佛界道界底病大小初又無對次日忽遷化時稱師為問殺首座价師自唐大中末於新豐山接誘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闡一音廣弘萬品

橫抽寶劒剪諸見之稠林妙叶弘通截萬端之穿鑿又
得曹山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由是
洞上玄風播於天下故諸方宗匠咸共推尊之曰曹洞
宗師因雲巖諱日營齋僧問和尚於雲巖處得何指示
師曰雖在彼中不蒙指示曰既不蒙指示又用設齋作
甚麼師曰爭敢違背他曰和尚初見南泉為甚麼却與
雲巖設齋師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佛法祇重他不為我
說破曰和尚為先師設齋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半

不肯曰為甚麼不全肯師曰若全肯即孤負先師也問
欲見和尚本來師如何得見師曰年牙相似即無阻矣
僧擬進語師曰不躡前蹤別請一問僧無對雲居代云
恁麼則不

見和尚本來師也僧問長慶如何是年牙相似
者慶云古人恁麼道闍黎又向這裏覓箇甚麼問寒暑

到來如何回避師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曰如何是無
寒暑處師曰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上堂還有
不報四恩三有者麼衆無對又曰若不體此意何超始
終之患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無間斷始得

相應直須努力莫閒過日問僧甚處來曰遊山來師曰
還到頂麼曰到師曰頂上有人麼曰無人師曰恁麼則
不到頂也曰若不到頂爭知無人師曰何不且住曰某
甲不辭住西天有人不肯師曰我從來疑著這漢師與
泰首座冬節喫果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
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泰
曰過在動用中

同安顯別
云不知

師喚侍者掇退果卓問靈峯

從甚處來曰天台來師曰見智者否曰義存喫鐵棒有

分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大似駭雞犀問蛇吞蝦蟇
救則是不救則是師曰救則雙目不覩不救則形影不
彰有僧不安要見師師遂往僧曰和尚何不救取人家
男女師曰你是甚麼人家男女曰某甲是大闡提人家
男女師良久僧曰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老僧目前也
向人家屋簷下過來曰回互不回互師曰不回互曰教
某甲向甚處去師曰粟畬裏去僧噓一聲曰珍重便坐
脫師以拄杖敲頭三下曰汝祇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

因夜叅不點燈有僧出問話退後師令侍者點燈乃召
適來問話僧出來其僧近前師曰將取三兩粉來與這
箇上座其僧拂袖而退自此省發遂罄捨衣資設齋得
三年後辭師師曰善為時雪峯侍立問曰祇如這僧辭
去幾時却來師曰他祇知一去不解再來其僧歸堂就
衣鉢下坐化峯上報師師曰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
在雪峯上問訊師曰入門來須有語不得道早箇入了
也峯曰某甲無口師曰無口且從還我眼來峯無語

雲居

別前語云待某甲有口即道
長慶別云恁麼則某甲謹退

雪峯般柴次乃於師面前

抛下一束師曰重多少峯曰盡大地人提不起師曰爭

得到這裏峯無語問僧甚處來曰三祖塔頭來師曰既

從祖師處來又要見老僧作甚麼曰祖師即別學人與

和尚不別師曰老僧欲見閣黎本來師還得否曰亦須

待和尚自出頭來始得師曰老僧適來暫時不在官人

問有人修行否師曰待公作男子即修行僧問相逢不

拈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乃合掌頂戴問僧作甚麼

來曰孝順和尚來師曰世間甚麼物最孝順僧無對上
堂有一人在千人萬人中不背一人不向一人你道此
人具何面目雲居出曰某甲叅堂去師有時曰體得佛
向上事方有些子語話分僧問如何是語話師曰語話
時閤黎不聞曰和尚還聞否師曰不語話時即聞問如
何是正問正答師曰不從口裏道曰若有人問師還答
否師曰也未曾問問如何是從門入者非實師曰便好
休問和尚出世幾人肯師曰並無一人肯曰為甚麼並

無一人肯師曰為他箇箇氣字如王師問講維摩經僧
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喚作甚麼語曰讚法身語
師曰喚作法身早是讚也問時時勤拂拭為甚麼不得
他衣鉢未甯甚麼人合得師曰不入門者曰祇如不入
門者還得也無師曰雖然如此不得不與他却又曰直
道本來無一物猶未合得他衣鉢汝道甚麼人合得這
裏合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甚麼語時有一僧下九十
六轉語並不契末後一轉始愜師意師曰闍黎何不早

恁麼道別有一僧密聽祇不聞末後一轉遂請益其僧
僧不肯說如是三年相從終不為舉一日因疾其僧曰
某三年請舉前話不蒙慈悲善取不得惡取去遂持刀
白曰若不為某舉即殺上座去也其僧悚然曰闍黎且
待我為你舉乃曰直饒將來亦無處著其僧禮謝有庵
主不安凡見僧便曰相救相救多下語不契師乃去訪
之主亦曰相救師曰甚麼相救主曰莫是藥山之孫雲
巖嫡子麼師曰不敢主合掌曰大家相送便遷化僧問

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火後一莖茆問師尋常教
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
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私去曰祇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
面目否師曰闍黎因甚顛倒曰甚麼處是學人顛倒師
曰若不顛倒因甚麼却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
師曰不行鳥道師謂衆曰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語話分
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非佛

保福別云佛非法眼
別云方便呼為佛

師與密師伯過水乃問過水事作麼生伯曰不濕脚師

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伯曰你又作麼生師曰脚不濕問僧甚處去來曰製鞋來師曰自解依他曰依他師曰他還指教汝也無曰允即不違僧問茱萸如何是沙門行萸曰行則不無有覺即乖別有僧舉似師師曰他何不道未審是甚麼行僧遂進此語萸曰佛行佛行僧回舉似師師曰幽州猶似可最苦是新羅

東禪齊拈云此語還有疑

訛也無若有且道甚麼處不得若無他又道最苦是新羅還檢點得出麼他道行則不無有覺即乖却令再問是甚麼行又道佛行那僧是會了問不會了問請斷看僧却問如何是沙門行師

曰頭長三尺頸長二寸師令侍者持此語問三聖然和尚聖於侍者手上掐一拍侍者回舉似師師肯之師見幽上座來遽起向禪牀後立幽曰和尚為甚麼回避學人師曰將謂闍黎不見老僧問如何是玄中又玄師曰如死人舌師洗鉢次見兩烏爭蝦蟇有僧便問這箇因甚麼到恁麼地師曰祇為闍黎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禾莖粟榦問三身之中阿那身不墮衆數師曰吾常於此切

僧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意作麼生山云要頭便斫去又問雪峯峯以拄杖劈

口打云我亦曾到洞山來會下有老宿去雲巖回師問汝去雲巖作

甚麼宿曰不會師代曰堆堆地師行脚時會一官人曰

三祖信心銘弟子擬註師曰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作麼

生註

法眼代云恁麼則弟子不註也

師看稻次見朗上座牽牛師曰這

箇牛須好看恐傷人苗稼朗曰若是好牛應不傷人苗

稼僧問如何是青山白雲父師曰不森森者是曰如何

是白雲青山兒師曰不辯東西者是曰如何是白雲終

日倚師曰去離不得曰如何是青山總不知師曰不顧

視者是問清河彼岸是甚麼草師曰是不萌之草師作
五位君臣頌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
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
覲面別無真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
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兼中至兩刃交
鋒不須避好手猶如火裏蓮宛然自有冲天志兼中到
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
上堂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共功時作

麼生功功時作麼生僧問如何是向師曰喫飯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奉師曰背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功師曰放下饅頭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共功師曰不得色曰如何是功功師曰不共乃示頌曰聖主由來法帝堯御人以禮曲龍腰有時開市頭邊過到處文明賀聖朝淨洗濃粧為阿誰子規聲裏勸人歸百花落盡啼無盡更向亂峯深處啼枯木花開劫外春倒騎玉象趁麒麟而今高隱千峯外月皎風清好日辰衆生諸佛不相侵山自高

今水自深萬別千差明底事鷓鴣啼處百花新頭角纔
生已不堪擬心求佛好羞慚迢迢空劫無人識肯向南
詢五十三師因曹山辭遂囑曰吾在雲巖先師處親印
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今付於汝詞曰如是之法佛祖密
付汝今得之宜善保護銀盃盛雪明月藏鷺類之弗齊
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動成窠臼差落顧佇背
觸俱非如火聚但形文彩即屬染汙夜半正明天曉
不露為物作則用拔諸苦雖非有為不是無語如臨寶

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嬰兒五相完具
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無句終不得物語
未正故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為三變盡成五如莖

徒結切

草味如金剛杵正中妙挾敲唱雙舉通宗通塗挾

帶挾路錯然則言不可犯忤天真而妙不屬迷悟因緣
時節寂然昭著細入無間大絕方所毫忽之差不應律
呂今有頓漸緣立宗趣宗趣分矣即是規矩宗通趣極
真常流注外寂中搖係駒伏鼠先聖悲之為法檀度隨

其顛倒以緇為素顛倒想滅肯心自許要合古轍請觀

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昂之成切以

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狸奴白牯羿以巧力射中

百步箭鋒相直巧力何預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識

到寧容思慮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

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師又曰末法

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辯驗真偽有三種滲漏一曰見滲

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曰情滲漏滯在向背見處偏

枯三曰語滲漏究妙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轉於此三
種子宜知之又綱要偈三首一敲唱俱行偈曰金針雙
鎖備叶路隱全該寶印當風妙重重錦縫開二金鎖玄
路偈曰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忘進退金鎖網
鞦鞦三不墮凡聖亦名理事不涉偈曰事理俱不涉回照絕幽
微背風無巧拙電火爍難追上堂道無心合人人無心
合道欲識箇中意一老一不老後僧問曹山如何是一
老山云不扶持云如何
是一不老山云枯木僧又舉
似逍遙忠忠云三從六義

問僧世間何物最苦曰地

獄最苦師曰不然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師
與密師伯行次指路傍院曰裏面有人說心說性伯曰
是誰師曰被師伯一問直得去死十分伯曰說心說性
底誰師曰死中得活問僧名甚麼曰某甲師曰阿那箇
是閻黎主人公曰見祇對次師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
皆如此祇認得驢前馬後底將為自己佛法平沈此之
是也賓中主尚未分如何辯得主中主僧便問如何是
主中主師曰閻黎自道取曰某甲道得即是賓中主
雲居

代云某甲道得
不是賓中主

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恁麼道即易相續

也大難遂示頌曰嗟見今時學道流千千萬萬認門頭

恰似入京朝聖主祇到潼關便即休師不安令沙彌傳

語雲居乃囑曰他或問和尚安樂否但道雲巖路相次

絕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他打汝沙彌領旨去傳語聲

未絕早被雲居打一棒沙彌無語

同安顯代云恁麼則雲巖一枝不墜也雲

居錫云上座且道雲巖路絕不絕崇壽稠云古人打此一棒意作麼生

師將圓寂謂衆曰

吾有閑名在世誰人為吾除得衆皆無對時沙彌出曰

請和尚法號師曰吾聞名已謝

石霜云無人得他肯雲居云若有聞名非吾先

師曹山云從古至今無人辯得疎山云龍有出水之機無人辯得

僧問和尚違和還有

不病者也無師曰有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師曰老僧

看他有分曰未審和尚如何看他師曰老僧看時不見

有病師乃問僧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與吾相見僧無

對師示頌曰學者恒沙無一悟過在尋他舌頭路欲得

忘形泯蹤跡努力殷勤空裏步乃命剃髮澡身披衣聲

鐘辭衆儼然坐化時大衆號慟移晷不止師忽開目謂

衆曰出家人心不附物是真修行勞生惜死哀悲何益
復令主事辦愚癡齋衆猶慕戀不已延七日食具方備
師亦隨衆齋畢乃曰僧家無事大率臨行之際勿須喧
動遂歸丈室端坐長往當咸通十年三月壽六十三臘
四十二諡悟本禪師塔曰慧覺

青原下五世

洞山价禪師法嗣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泉州莆田黃氏子少業儒年十九

往福州靈石出家二十五登戒尋謁洞山山問闍黎名甚麼師曰本寂山曰那箇聲師曰不名本寂山深器之自此入室盤桓數載乃辭去山遂密授洞山宗旨復問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不變異處去山曰不變異處豈有去邪師曰去亦不變異遂往曹溪禮祖塔回吉水衆嚮師名乃請開法師志慕六祖遂名山為曹尋值賊亂乃之宜黃有信士王若一捨何王觀請師住持師更何王為荷玉由是法席大興學者雲萃洞山之宗至師為

盛師因僧問五位君臣旨訣師曰正位即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即色界有萬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舍事入理兼帶者冥應衆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著真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當詳審辯明君為正位臣為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帶語僧問如何是君師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虛曰如何是臣師曰靈機弘聖道真智利羣生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不

墮諸異趣凝情望聖容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妙容雖
不動光燭本無偏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泯然無內
外和融上下平師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
臣稱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吾法宗要乃作偈曰學者先
須識自宗莫將真際雜頑空妙明體盡知傷觸力在逢
緣不借中出語直教燒不著潛行須與古人同無身有
事超歧路無事無身落始終復作五相○偈曰白衣須
拜相此事不為奇積代簪纓者休言落魄時○偈曰子

時當正位明正在君臣未離兜率界烏雞雪上行○偈
曰燄裏寒冰結楊花九月飛泥牛吼水面木馬逐風嘶
○偈曰王宮初降日玉兔不能離未得無功旨人天何
太遲●偈曰渾然藏理事朕兆卒難明威音王未曉彌
勒豈惺惺稠布衲問披毛帶角是甚麼墮師曰是類墮
曰不斷聲色是甚麼墮師曰是隨墮曰不受食是甚麼
墮師曰是尊貴墮乃曰食者即是本分事知有不取故
曰尊貴墮若執初心知有自己及聖位故曰類墮若初

心知有已事回光之時擯却色聲香味觸法得寧謐即成功勲後却不執六塵等事隨分而昧任之則礙所以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即是正命食也亦是就六根門頭見聞覺知祇是不被他染汙將為墮且不是同向前均他本分事尚不取豈況其餘事邪師凡言墮謂混不得類不齊凡言初心者所謂悟了同未悟耳師作四禁偈曰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僧問學人通身是

病請師醫師曰不醫曰為甚麼不醫師曰教汝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問沙門豈不是具大慈悲底人師曰是曰忽遇六賊來時如何師曰亦須具大慈悲曰如何具大慈悲師曰一劒揮盡曰盡後如何師曰始得和同問五位對賓時如何師曰汝即今問那箇位曰某甲從偏位中來請師向正位中接師曰不接曰為甚麼不接師曰恐落偏位中去師却問僧祇如不接是對賓是不對賓曰早是對賓了也師曰如是如是問萬法從何而生師

曰從顛倒生曰不顛倒時萬法何在師曰在曰在甚麼處師曰顛倒作麼問不萌之草為甚麼能藏香象師曰闍黎幸是作家又是曹山作麼問三界擾擾六趣昏昏如何辨色師曰不辨色曰為甚麼不辨色師曰若辨色即昏也師聞鐘聲乃曰阿哪阿哪僧問和尚作甚麼師曰打著我心僧無對

五祖戒代云作賊人心虛

問維那甚麼處來曰牽

醋槽去來師曰或到險處又作麼生牽那無對

雲居代云正好

著力跡山代云切須放却始得

問金峯志曰作甚麼來曰蓋屋來師曰

了也未曰這邊則了師曰那邊事作麼生曰候下工日
白和尚師曰如是如是師一日入僧堂向火有僧曰今
日好寒師曰須知有不寒者曰誰是不寒者師焚火示
之僧曰莫道無人好師拋下火僧曰某甲到這裏却不
會師曰日照寒潭明更明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
人師曰汝道洪州城裏如許多人甚麼處去問睂與目
還相識也無師曰不相識曰為甚麼不相識師曰為同
在一處曰恁麼則不分去也師曰睂且不是目曰如何

是目師曰端的去曰如何是省師曰曹山却疑曰和尚
為甚麼却疑師曰若不疑即端的去也問如何是無刀
劍師曰非淬鍊所成曰用者如何師曰逢者皆喪曰不
逢者如何師曰亦須頭落曰逢者皆喪則固是不逢者
為甚麼頭落師曰不見道能盡一切曰盡後如何師曰
方知有此劍問於相何真師曰即相即真曰當何顯示
師豎起拂子問幻本何真師曰幻本元真法眼別云
幻本不真曰
當幻何顯師曰即幻即顯法眼別云
幻即無當曰恁麼則始終不

離於幻也師曰覓幻相不可得問卽心卽佛卽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兔角不用無牛角不用有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恰遇曹山暫出曰如何是常不在底人師曰難得僧問清稅孤貧乞師賑濟師召稅闍黎稅應諾師曰清原白家酒三盞喫三猶道未沾唇

元覺云甚麼處

是與他酒喫

問擬豈不是類師曰直是不擬亦是類曰如何

是異師曰莫不識痛痒好鏡清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理卽如此事作麼生曰如理如事師曰謾

曹山一人卽得爭奈諸聖眼何曰若無諸聖眼爭鑑得箇不恁麼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雲門問不改易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曹山無恁麼閑工夫問人人盡有弟子在塵中師還有否師曰過手來其僧過手師點曰一二三四五六足問魯祖面壁用表何事師以手掩耳問承古有言未有一人倒地不因地而起如何是倒師曰肯卽是曰如何是起師曰起也問子歸就父為甚麼父全不顧師曰理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師曰始成

父子之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師曰刀斧斫不開問靈衣不挂時如何師曰曹山孝滿曰孝滿後如何師曰曹山好顛酒問教中道大海不宿死屍如何是大海師曰包含萬有者曰既是包含萬有為甚麼不宿死屍師曰絕氣息者不著曰既是包含萬有為甚麼絕氣息者不著師曰萬有非其功絕氣息者有其德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道有道無即得爭奈龍王按劍何問具何知解善能問難師曰不呈句曰問難箇甚麼師曰刀斧斫

不入曰恁麼問難還有不肯者麼師曰有曰是誰師曰曹山問世間甚麼物最貴師曰死猫兒頭最貴曰為甚麼死猫兒頭最貴師曰無人著價問無言如何顯師曰莫向這裏顯曰甚麼處顯師曰昨夜牀頭失却三文錢問曰未出時如何師曰曹山也曾恁麼來曰出後如何師曰猶較曹山半月程問僧作甚麼曰掃地師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鞞鞋來僧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雕琢曰為甚麼不雕琢師

曰須知曹山好手問如何是曹山眷屬師曰白髮連頭
戴頂上一扶花問古德道盡大地唯有此人未審是甚
麼人師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如何是第二月師曰也
要老兄定當曰作麼生是第一月師曰險師問德上座
菩薩在定聞香象渡河出甚麼經曰出涅槃經師曰定
前聞定後聞曰和尚流也師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一
半曰和尚如何師曰灘下接取問學人十二時中如何
保任師曰如經蠱毒之鄉水也不得沾著一滴問如何

是法身主師曰謂秦無人曰這箇莫便是否師曰斬問
親何道伴卽得常聞於未聞師曰同共一被蓋曰此猶
是和尚得聞如何是常聞於未聞師曰不同於木石曰
何者在先何者在後師曰不見道常聞於未聞問國內
按劍者是誰師曰曹山法燈別云汝不是恁麼人曰擬殺何人師曰
一切總殺曰忽逢本生父母又作麼生師曰揀甚麼曰
爭奈自己何師曰誰奈我何曰何不自殺師曰無下手
處問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時如何師曰曹山解忌口問

常在生死海中沈沒者是甚麼人師曰第二月曰還求出也無師曰也求出祇是無路曰未審甚麼人接得伊師曰擔鐵枷者問雪覆千山為甚麼孤峯不白師曰須知有異中異曰如何是異中異師曰不墮諸山色紙衣道者來叅師問莫是紙衣道若否者曰不敢師曰如何是紙衣下事者曰一裘纔挂體萬法悉皆如師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者近前應諾便立脫師曰汝祇解恁麼去何不解恁麼來者忽開眼問曰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

如何師曰未是妙者曰如何是妙師曰不借借者珍重
便化師示頌曰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疎親念
異便於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為鄰情分萬法沈前境識
鑒多端喪本真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問
強上座曰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
麼生說箇應底道理曰如驢覷井師曰道則太煞道祇
道得八成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如井覷驢僧舉藥山問
僧年多少曰七十二山曰是七十二那曰是山便打此

意如何師曰前箭猶似可後箭射人深曰如何免得此
棒師曰王勅既行諸侯避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填溝塞壑問如何是師子師曰衆獸近不得曰如何是
師子兒師曰能吞父母者曰既是衆獸近不得為甚麼
却被兒吞師曰豈不見道子若哮吼祖父俱盡曰盡後
如何師曰全身歸父曰未審祖盡時父歸何所師曰所
亦盡曰前來為甚麼道全身歸父師曰譬如王子能成
一國之事又曰閻黎此事不得孤滯直須枯木上更撒

些子華雲門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喫常住苗稼者是
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你還畜得麼曰畜得師曰你
作麼生畜曰著衣喫飯有甚麼難師曰何不道披毛戴
角門便禮拜陸亘大夫問南泉姓甚麼泉曰姓王曰王
還有眷屬也無泉曰四臣不昧曰王居何位泉曰玉殿
苔生後僧舉問師玉殿苔生意旨如何師曰不居正位
曰八方來朝時如何師曰他不受禮曰何用來朝師曰
違則斬曰違是臣分上未審君意如何師曰樞密不得

旨曰恁麼則變理之功全歸臣相也師曰你還知君意麼曰外方不敢論量師曰如是如是問纔有是非紛然失心時如何師曰斬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曰枯木裏龍吟曰如何是道中人嚴曰髑髏裏眼睛元沙別云龍藏枯木僧不領乃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曰猶帶喜在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曰猶帶識在又不領乃問師曰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血脈不斷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乾不盡曰未審還有得聞者麼師曰盡大地未

有一人不聞曰未審枯木裏龍吟是何章句師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遂示偈曰枯木龍吟真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堦下漢曰請師接上堦師曰月落後來相見師尋常應機曾無軌轍於天復辛酉夏夜問知事曰今日是幾何日月曰六月十五師曰曹山平生行脚到處祇管九十日為一夏明日辰時行脚去及時焚香宴坐而化閱世六十二臘三十七葬全身於

山之西阿謚元證禪師塔曰福圓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幽州玉田王氏子童牝出家於范陽延壽寺二十五成大僧其師令習聲聞篇聚非其好棄之遊方至翠微問道會有僧自豫章來盛稱洞山法席師遂造焉山問甚處來師曰翠微來山曰翠微有何言句示徒師曰翠微供養羅漢某甲問供養羅漢羅漢還來否微曰你每日嚏箇甚麼山曰實有此語否師曰有山曰不虛叅見作家來山問汝名甚麼師曰道膺山

曰向上更道師曰向上卽不名道膺山曰與老僧祇對
這吾底語一般師問如何是祖師意山曰闍黎他後有
把茅蓋頭忽有人問如何祇對師曰道膺罪過山謂師
曰吾聞思大和尚生倭國作王是否師曰若是思大佛
亦不作山然之山問師甚處去來師曰蹋山來山曰那
箇山堪住師曰那箇山不堪住山曰恁麼則國內總被
闍黎占却師曰不然山曰恁麼則子得箇入路師曰無
路山曰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師曰若有路卽與和

尚隔山

山或作生

去也山乃曰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

去在師隨洞山渡水次山問水深多少師曰不濕山曰

龐人師曰請師道山曰不乾南泉問僧講甚麼經曰彌

勒下生經泉曰彌勒幾時下生曰見在天宮當來下生

泉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師問洞山天上無彌勒

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山被問直得禪牀震動乃

曰膺閣黎吾在雲巖曾問老人直得火爐震動今日被

子一問直得通身汗流師後結庵于三峯經旬不赴堂

山問子近日何不赴齋師曰每日自有天神送食山曰
我將謂汝是箇人猶作這箇見解在汝晚間來師晚至
山召膺庵主師應諾山曰不思善不思惡是甚麼師回
庵寂然宴坐天神自此竟尋不見如是三日乃絕山問
師作甚麼師曰合醬山曰用多少鹽師曰旋入山曰作
何滋味師曰得山問大闡提人作五逆罪孝養何在師
曰始成孝養自爾洞山許為室中領袖初止三峯其化
未廣後開法雲居四衆臻萃上堂舉先師道地獄未是

苦向此衣線下不明大事却是最苦師曰汝等既在這箇行流十分去九不較多也更著些子精彩便是上座不屈平生行脚不孤負叢林古人道欲得保任此事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方有些子氣息汝若大事未辦且須履踐玄途上堂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解者無厭惡從天降下則貧窮從地湧出則富貴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一言迴脫獨拔當時言語不要多多則無用

處僧問如何是從天降下則貧窮師曰不貴得曰如何
是從地湧出則富貴師曰無中忽有劉禹端公問雨從
何來師曰從端公問處來公歡喜讚歎師却問公雨從
何來公無語有老宿代云適來道甚麼問如何是沙門
所重師曰心識不到處問佛與祖還有階級否師曰俱
在階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古路不逢人問如何是
一法師曰如何是萬法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一法是
你本心萬法是你本性且道心與性是一是二僧禮拜

師示頌曰一法諸法宗萬法一法通唯心與唯性不說
異兼同問如何是口訣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擲拂子
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趁雀兒也不會僧問有人衣錦繡
入來見和尚後為甚寸絲不挂師曰直得瑠璃殿上行
撲倒也須粉碎問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未審和尚
出多少人師展手示之問如何是向上人行履處師曰
天下太平問遊子歸家時如何師曰且喜歸來曰將何
奉獻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問如何是諸佛師師喝

曰這田庫兒僧禮拜師曰你作麼生會僧喝曰這和尚師曰元來不會僧作舞出去師曰泐臺盤乞兒師曾令侍者送袴與一住庵道者道者曰自有孃生袴竟不受師再令侍者問孃未生時著箇甚麼道者無語後遷化有舍利持似於師師曰直饒得八斛四斗不如當時下得一轉語好師在洞山作務悞剗殺蚯蚓山曰這箇聾師曰他不死山曰二祖往鄴都又作麼生師不對後有僧問和尚在洞山剗殺蚯蚓因緣和尚豈不是無語

師曰當時有語祇是無人證明問山河大地從何而有
師曰從妄想有曰與某甲想出一錠金得麼師便休去
僧不肯師問雪峯門外雪消也未曰一片也無消箇甚
麼師曰消也僧問一時包裹時如何師曰旋風千匝上
堂如人將三貫錢買箇獵狗祇解尋得有蹤跡底忽遇
羚羊挂角莫道蹤跡氣息也無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
師曰六六三十六曰挂角後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僧
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不見道無踪跡其僧舉似

趙州州曰雲居師兄猶在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挂角後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得恁麼難會州曰有甚麼難會曰請和尚指示州曰新羅新羅又問長慶羚羊挂角時如何慶曰草裏漢曰挂後如何慶曰亂叫喚曰畢竟如何慶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衆僧夜叅侍者持燈來影在壁上僧見便問兩箇相似時如何師曰一箇是影問學人擬欲歸鄉時如何師曰祇這是新羅僧問佛陀波利見文殊為甚却回去師

曰祇為不將來所以却回去問如何是佛師曰讚歎不及曰莫祇這便是否師曰不勞讚歎問教中道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此意如何師曰動則應墮惡道靜則為人輕賤崇壽稠別云心外有法應墮惡道守住自己為人輕賤問香積飯甚麼人得喫師曰須知得喫底人入口也

須抉出有僧在房內念經師隔窻問闍黎念者是甚麼經僧曰維摩經師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甚麼經其僧從此得入上堂孤迴迴峭巍巍僧出問曰某甲不會師

曰面前案山子也不會新羅僧問是甚麼得恁麼難道
師曰有甚麼難道曰便請和尚道師曰新羅新羅問明
眼人為甚麼黑如漆師曰何怪荆南節度使成汭入山
設供問曰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
師召尚書書應諾師曰會麼書曰不會師曰汝若不會
世尊有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僧問纔生為甚麼不
知有師曰不同生曰未生時如何師曰不曾滅曰未生
時在甚麼處師曰有處不收曰甚麼人不受滅師曰是

滅不得者上堂僧家發言吐氣須有來由莫將等閑這裏是甚麼所在爭受容易凡問箇事也須識些子好惡若不識尊卑良賤不知觸犯信口亂道也無利益傍家行脚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常向兄弟道莫怪不相似恐同學太多去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言語也須看前頭八十老人入場屋不是小兒嬉不是因循事一言參差卽千里萬里難為取攝蓋為學處不著力敲骨打髓須有來由言語如鉗如夾如鉤如鎖須教相續不斷

始得頭頭上具物物上明豈不是得妙底事一種學大
須子細研窮直須諦當的的無差到這裏有甚麼蹊跀
處有甚麼擬議處向去底人常須慄慄戢翼始得若是
知有底人自解護惜終不取次十度發言九度休去為
甚麼如此恐怕無利益體得底人心如臘月扇子直得
口邊醖出不是強為任運如此欲得恁麼事須是恁麼
人既是恁麼人不愁恁麼事恁麼事卽難得上堂汝等
諸人直饒學得佛邊事早是錯用心不見古人講得天

花落石點頭亦不干自己事自餘是甚麼閑擬將有限
身心向無限中用如將方木逗圓孔多少誦訛若無恁
麼事饒你攢花簇錦亦無用處未離情識在一切事須
向這裏及盡若有一毫去不盡卽被塵累豈況更多差
之毫釐過犯山嶽不見古人道學處不立盡是流俗閨
閣中物捨不得俱為滲漏直須向這裏及取及去及來
併盡一切事始得無過如人頭頭上了物物上通祇喚
作了事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別不見道

從門入者非寶棒上不成龍知麼師為南昌鍾王尊之
願為世世師天復元年秋示疾明年正月三日問侍者
曰今日是幾曰初三師曰三十年後但道祇這是乃告
寂謐宏覺禪師

撫州疎山匡仁禪師吉州新淦人投本州元證禪師出
家一日告其師往東都聽習未經歲月忽曰尋行數墨
語不如默捨已求人假不如真遂造洞山值山早叅出
問未有之言請師示誨山曰不諾無人肯師曰還可功

也無山曰你卽今還功得麼師曰功不得卽無諱處山
他日上堂曰欲知此事直須如枯木生花方與他合師
問一切處不乖時如何山曰闍黎此是功勳邊事幸有
無功之功子何不問師曰無功之功豈不是那邊人山
曰大有人笑子恁麼問師曰恁麼則迢然去也山曰迢
然非迢然非不迢然師曰如何是迢然山曰喚作那邊
人卽不得師曰如何是非迢然山曰無辨處山問師空
劫無人家是甚麼人住處師曰不識山曰人還有意旨

也無師曰和尚何不問他山曰現問次師曰是何意旨
山不對洎洞山順世弟子禮終乃到潭州大為值為示
衆曰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裏睡眠聲色裏坐卧始得
師出問如何是不落聲色句為豎起拂子師曰此是落
聲色句為放下拂子歸方丈師不契便辭香巖巖曰何
不且住師曰某甲與和尚無緣巖曰有何因緣試舉看
師遂舉前話巖曰某甲有箇語師曰道甚麼巖曰言發
非聲色前不物師曰元來此中有人遂囑香巖曰向後

有住處某甲却來相見乃去為問嚴曰問聲色話底矮
閣黎在麼嚴曰已去也為曰曾舉向子麼嚴曰某甲亦
曾對他來為曰試舉看嚴舉前語為曰他道甚麼嚴曰
深肯某甲為失笑曰我將謂這矮子有長處元來祇在
這裏此子向去若有箇住處近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
師聞福州大為安和尚示眾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
特入嶺到彼值為泥壁便問承聞和尚道有句無句如
藤倚樹是否為曰是師曰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為

放下泥槃呵呵大笑歸方丈師曰某甲三千里費却布單特為此事而來和尚何得相弄為喚侍者取二百錢與這上座去遂囑曰向後有獨眼龍為子點破在為山次日上堂師出問法身之理理絕玄微不奪是非之境猶是法身邊事如何是法身向上事為舉起拂子師曰此猶是法身邊事為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奪拂子摺折擲向地上便歸眾為曰龍蛇易辨衲子難瞞後聞婺州明招謙和尚出世

謙眇一目

徑往禮拜招問甚處來師

曰閩中來招曰曾到大滙否師曰到招曰有何言句師
舉前話招曰滙山可謂頭正尾正祇是不遇知音師亦
不省復問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招曰却使滙山笑
轉新師於言下大悟乃曰滙山元來笑裏有刀遙望禮
拜悔過招一日問虎生七子那箇無尾巴師曰第七箇
無尾巴香嚴出世師不爽前約遂往訪之嚴上堂僧問
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嚴曰萬機休罷于聖不攜
師在衆作嘔聲曰是何言歟嚴聞便下座曰適對此僧

語必有不是致招師叔如是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萬機休罷猶有物在千聖不攜亦從人得如何無過嚴曰却請師叔道師曰若教某甲道須還師資禮始得嚴乃禮拜躡前問師曰何不道肯諾不得金嚴曰肯又肯箇甚麼諾又諾於阿誰師曰肯卽肯他千聖諾卽諾於已靈嚴曰師叔恁麼道向去倒屣三十年在師到夾山山上堂師問承師有言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如何是非目前法山曰夜月流輝澄潭無影師作掀禪牀勢山曰闍

黎作麼生師曰目前無法了不可得山曰大衆看取這一員戰將師叅巖頭頭見來乃低頭佯睡師近前而立頭不顧師拍禪牀一下頭回首曰作甚麼師曰和尚且瞌睡拂袖便行頭呵呵大笑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

驢撲回謁石霜

機語具石霜章

遂歸故里出主藍田信士張霸

遷問和尚有何言句師示偈曰吾有一寶琴寄之在曠野不是不解彈未遇知音者後遷疎山上堂病僧咸通年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後會得法身上事雲門

出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椿曰如何是法身向上
事師曰非枯椿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師曰許曰枯
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師曰是曰非枯椿豈不是明法
身向上事師曰是曰祇如法身還該一切也無師曰法
身周徧豈得不該門指淨瓶曰祇如淨瓶還該法身麼
師曰閣黎莫向淨瓶邊覓門便禮拜師問鏡清肯諾不
得全子作麼生會清曰全歸肯諾師曰不得全又作麼
生清曰箇中無肯路師曰始慙病僧意問僧甚處來曰

雪峰來師曰我已前到時事事不足如今足也未曰如

今足也師曰粥足飯足僧無對

雲門代云粥足飯足

有僧為師造

壽塔畢白師師曰將多少錢與匠人曰一切在和尚師

曰為將三錢與匠人為將兩錢與匠人為將一錢與匠

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塔來僧無語後僧舉似大嶺庵閑

和尚

即羅山也

嶺曰還有人道得麼僧曰未有人道得嶺曰

汝歸與疎山道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得

塔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

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墮落僧回如教而說師具威儀望大嶺作禮歎曰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到此間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花大嶺後聞此語曰我恁麼道早是龜毛長三尺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何不問疎山老漢僧無對師常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甚麼師提起曰曹家女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尺五頭巾曰如何是尺五頭巾師曰圓中取不得因鼓山舉威音王佛師師乃問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山曰莫無慚愧

好師曰闍黎恁麼道卽得若約病僧卽不然山曰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曰不坐無貴位問靈機未運時如何師曰夜半放白牛問如何是一句師曰不道曰為甚麼不道師曰少時輩問久負不逢時如何師曰饒你雄信解拈鎗比逐秦王較百步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將軍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筈問如何是直指師曰珠中有水君不信擬向天邊問太陽冬至上堂僧問如何是冬來意師曰京師出大黃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

去師曰背抵芒叢四脚指天師臨遷化有偈示衆曰我
路碧空外白雲無處閒世有無根樹黃葉風送還偈終
而逝塔于本山

青林師虔禪師初叅洞山山問法道師曰塞北冬抽笋
山曰別甑炊香飯供養此人師拂袖便出山曰此子向
後走殺天下人在師在洞山栽松次有劉翁者求偈師
作偈曰長長三尺餘鬱鬱覆青草不知何代人得見此
松老劉得偈呈洞山山謂曰此是第三代洞山主人師

辭洞山山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金輪不隱的徧界絕
紅塵山曰善自保任師珍重而出洞山門送謂師曰恁
麼去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步步踏紅塵通身無影像山
良久師曰老和尚何不速道山曰子得恁麼性急師曰
某甲罪過便禮辭師至山南府青銍山住庵經十年忽
記洞山遺言乃曰當利羣蒙豈拘小節邪遂往隨州衆
請住青林後遷洞山凡有新到先令般柴三轉然後叅
堂有一僧不肯問師曰三轉內卽不問三轉外如何師

曰鐵輪天子囊中旨僧無對師便打趂出僧問昔年病
苦又中毒藥請師醫師曰金鉀撥破腦頂上灌醍醐曰
恁麼則謝師醫師便打上堂祖師門下烏道玄微功窮
皆轉不究難明汝等諸人直須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
學方可保任若不如是非吾子息問久負不逢時如何
師曰古皇尺一寸問請師答話師曰修羅掌於日月上
堂祖師宗旨今日施行法令已彰復有何事僧問正法
眼藏祖祖相傳未審和尚傳付何人師曰靈苗生有地

大悟不存師問如何是道師曰回頭尋遠澗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擁雪首揚眉問千差路別如何頓曉師曰足下背驪珠空怨長天月問學人徑往時如何師曰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曰當頭者如何師曰喪子命根曰不當頭者如何師曰亦無回避處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失却也曰向甚麼處去師曰草深無覓處曰和尚也須隄防始得師拊掌曰一等是箇毒氣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因設先洞山忌齋僧問供養先師

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更下一分供養著上堂老僧尋常不欲向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師曰喚作色得麼曰如何是色不是色師曰喚作聲得麼僧作禮師曰且道為汝說答汝話若向這裏會得有箇入處上堂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僧問如何是眼裏著沙不得師曰應真無比曰如何是耳裏著水不得師曰白淨無垢問文殊與普賢萬法悉同源文殊普賢即不問如何是同

源底法師曰却問取文殊普賢曰如何是文殊普賢師
曰一釣便上師謂鏡清曰時寒道者清曰不敢師曰還
有卧單也無曰設有亦無展底工夫師曰直饒道者滴
水冰生亦不干他事曰滴水冰生事不相涉師曰是曰
此人意作麼生師曰此人意落意曰不落意此人聾師
曰高山頂上無可與道者啗啄長生然和尚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曰還見庭前杉檟樹否曰恁麼則和尚今日
因學人致得是非師曰多口座主然去後師方知是雪

峯禪客乃曰盜法之人終不成器

然住後衆緣不備果符師記因僧問從上

宗乘如何舉唱然云不可為閑黎一人荒却長生山僧也元沙聞云然師兄佛法即大行受記之緣亦就

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落花隨流水明月上孤岑師將順世焚香白衆曰香煙絕處是吾涅槃時也言訖跏趺而坐息隨煙滅

洛京白馬遁儒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曰十道不通風癭子傳來信曰傳甚麼信師乃合掌頂戴問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纔生不可得不貴未生時曰是

箇甚麼不貴未生時師曰是汝阿爺問三千里外嚮白
馬及乎到來為甚麼不見師曰是汝不見不干老僧事
曰請和尚指示師曰指卽沒交涉問如何是學人本分
事師曰昨夜三更月正午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
井底蝦蟆吞却月僧問黃龍如何是井底蝦蟆吞却月
龍曰不奈何曰恁麼則吞却去也龍
曰一任吞曰吞後如何龍曰好蝦蟆問如何是學人急切處師曰俊鳥猶
嫌鈍瞥然早已遲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點額猢猻探
月波

潭州龍牙山居遁證空禪師撫州人也因叅翠微乃問學人自到和尚法席一箇餘月不蒙一法示誨意在於

何微曰嫌甚麼師又問洞山山曰爭怪得老僧

法眼別云祖師

來也雲居齊云此三人尊宿還有親疎也無若有那箇親若無親疎眼在甚麼處

師又問翠微

如何是祖師意微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過禪板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過蒲團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後有僧問和尚行脚

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明也未師曰明卽明

也要且無祖師意

東禪齊云衆中道佛法卽有祇是無祖師意若恁麼會有何交涉別作麼

生會無祖師意底道理

師復舉德山頭落底語因自省過遂止于

洞山隨衆叅請一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曰待洞

水逆流卽向汝道師始悟厥旨服勤八稔湖南馬氏請

住龍牙上堂夫叅玄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尚道

祖佛言教似生冤家始有叅學分若透不得卽被祖佛

謾去僧問祖佛還有謾人之心也無師曰汝道江湖還

有礙人之心也無乃曰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為時人過不得江湖成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祖佛雖無謾人之心為時人透不得祖佛成謾人去不得道祖佛不謾人若透得祖佛過此人過却祖佛若也如是始體得佛祖意方與上人同如未透得但學佛學祖則萬劫無有出期僧曰如何得不被祖佛謾去師曰道者直須自悟去始得問十二時中如何著力師曰如無手人欲行拳始得問終日區區如何頓息師曰如孝子喪却父

母始得

東禪齊云衆中道如喪父母向有閑暇恁麼會還息得人疑情麼除此外且作麼生會龍牙意

問如何是道師曰無異人心是乃曰若人體得道無異人心始是道人若是言說則沒交涉道者汝知行底道人否十二時中除却著衣喫飯無絲髮異於人心無誑人心此箇始是道人若道我得我會則沒交涉大不容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石烏龜解語卽向汝道曰石烏龜語也師曰向汝道甚麼問古人得箇甚麼便休去師曰如賊入空室問無邊身菩薩為甚麼不見

如來頂相師曰汝道如來還有頂相麼問大庾嶺頭提
不起時如何師曰六祖為甚麼將得去問二鼠侵藤時
如何師曰須有隱身處始得曰如何是隱身處師曰還
見儂家麼問維摩掌擎世界未審維摩向甚麼處立師
曰道者汝道維摩掌擎世界問知有底人為甚麼却有
生死師曰恰似道者未悟時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此
一問最苦報慈云此
一問最好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祖師
在後來問如何是無事沙門師曰若是沙門不得無事

曰為甚麼不得無事師曰覓一箇也難得問蟾蜍無反照之功玉兔無伴月之意時如何師曰道者堯舜之君猶有化在問如何得此身安去師曰不被別身謾始得

法眼別云誰惱亂汝

報慈嶼讚師真曰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

無身不欲全露師一日在帳中坐僧問不是無身不欲

全露請師全露師撥開帳子曰還見麼曰不見師曰不

將眼來

報慈嶼聞云龍牙抵道得一半法眼別云飽叢林

師將順寂有大星隕

于方丈前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在洛浦作維那時一日白槌普請曰上間般柴下間鋤地第一座問聖僧作甚麼師曰當堂不正坐不赴兩頭機師問洞山學人無箇理路未免情識運為山曰汝還見有理路也無師曰見無理路山曰甚處得情識來師曰學人實問山曰恁麼則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師曰萬里無寸草處還許某甲去也無山曰直須恁麼去師般柴次洞山把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師曰反側反側山曰汝記吾言向南住有一

千人向北住止三百而已初住福州東山之華嚴衆滿
一千未幾屬後唐莊宗徵入輦下大闡玄風其徒果止
三百莊宗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探盡龍宮藏衆
義不能詮問大悟底人為甚麼却迷師曰破鏡不重照
落花難上枝問大軍設天王齋求勝賊軍亦設天王齋
求勝未審天王赴阿誰願師曰天垂雨露不揀榮枯莊
宗請入內齋見大師大德總看經唯師與徒衆不看經
帝問師為甚麼不看經師曰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

唱太平歌帝曰師一人卽得徒衆為甚麼也不看經師
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踪帝曰大師大德
為甚麼總看經師曰水母元無眼求食須賴蝦帝曰既
是後生為甚麼却稱長老師曰三歲國家龍鳳子百年
殿下老朝臣師後遊河朔於平陽示滅茶毗獲舍利建
四浮圖一晉州一房州一終南山逍遙園一華嚴寺謚
寶智禪師無為之塔

瑞州九峯普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東生明

月西落金烏曰非師不委師曰理當則行僧禮拜師便打僧曰仁義道中禮拜何咎師曰來處不明須行嚴令問眼不到色塵時如何師拍香臺曰面前是甚麼曰請師子細師曰不妨遭人檢點問人人盡道請益未審師還拯濟也無師曰汝道巨嶽還乏寸土麼曰四海叅尋當為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不開問僧近離甚處曰閩中師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到師

曰有不動步者麼曰有師曰爭得到此間僧無對師以拄杖趁下問對境心不動時如何師曰汝無大人力曰如何是大人力師曰對境心不動曰適來為甚麼道無大人力師曰在舍祇言為客易臨川方覺取魚難問如何是道師曰見通車馬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便打僧作禮師便喝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與心合道曰畢竟如何師曰土上加泥猶自可離波求水實堪悲問如何是不壞身師曰正是曰學人不會請師直指師曰適

來曲多少問古人道真因妄立從妄顯真是否師曰是
曰如何是真師曰不雜食曰如何是妄師曰起倒攀緣
曰去此二途如何合得圓常師曰不敬功德天誰嫌黑
暗女問九峯一路今古咸知向上宗乘請師提唱師豎
起拂子僧曰大衆側聆願垂方便師曰清波不覩魚龍
現迅浪風高下底鉤曰若不久叅那知今日師曰人生
無定止像沒鏡中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更問
阿誰曰恁麼則學人全體是也師曰須彌頂上戴須彌

益州北院通禪師初叅夾山問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山曰是師

乃掀倒禪牀叉手而立山起來打一拄杖師便下去

法眼

云是他掀倒禪牀何不先去須待他打一棒了去意在甚麼處

次叅洞山山上堂曰坐

斷主人公不落第二見師出衆曰須知有一人不合伴

山曰猶是第二見師便掀倒禪牀山曰老兄作麼生師

曰待某甲舌頭爛卽向和尚道後辭洞山擬入嶺山曰

善為飛猿嶺峻好看師良久山召通闍黎師應諾山曰

何不入嶺去師因有省更不入嶺住後上堂諸上座有甚麼事出來論量取若上上根機不假如斯若是中下之流直須剗削門頭戶底教索索地莫教入泥水第一速須省事直須無心去學得千般萬般祇成知解與衲僧門下有甚麼交涉僧問直須無心學時如何師曰不管繫問如何是佛師曰峭壁本無苔灑墨圖斑駁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者失曰不得者如何師曰還我珠來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無點汙問轉不得時

如何師曰功不到問如何是大富貴底人師曰如輪王
寶藏曰如何是赤窮底人師曰如酒店腰帶問水灑不
著時如何師曰乾剝剝地問一槌便成時如何師曰不
是偶然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壁上畫枯松遊蜂
競采藥滅後謚證真禪師

洞山道全禪師問先洞山如何是出離之要山曰閤黎
足下煙生師當下契悟更不他遊雲居進語曰終不敢
孤負和尚足下煙生山曰步步玄者卽是功到豎洞山

圓寂衆請踵迹住持僧問佛入王宮豈不是大聖再來
師曰護明不下生曰爭奈六年苦行何師曰幻人呈幻
事曰非幻者如何師曰王宮覓不得問清淨行者不入
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時如何師曰度盡無遺影還
他越涅槃問極目千里是甚麼風範師曰是閤黎風範
曰未審和尚風範如何師曰不布婆婆眼

京兆府蜆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事迹頗異居無定所
自印心於洞山混俗閩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冬夏唯

披一衲逐日沿江岸採掇鰕蜆以充其腹暮卽宿東山
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為蜆子和尚華嚴靜禪師聞之
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嚴放手曰不虛與
我同根生嚴後赴莊宗詔入長安師亦先至每日歌唱
自拍或乃佯狂泥雪去來俱無蹤跡厥後不知所終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鏡清問如何是少父師曰無標的
曰無標的以為少父邪師曰有甚麼過曰祇如少父作

麼生師曰道者是甚麼心行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信
是衆生曰學人大信師曰若作勝解卽受羣邪問如何
是道師曰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曰如何是道中人
師曰解驅雲裏信師一日齋時入堂白槌曰白大衆衆
舉頭師曰且喫飯師將示滅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
處去師曰迢然迢然言訖坐亡

越州乾峯和尚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
透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雲門出問

庵內人為甚麼不知庵外事師呵呵大笑門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子是甚麼心行門曰也要和尚相委師曰直須與麼始解穩坐門應喏喏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師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問僧甚麼處來曰天台師曰見說石橋作兩段是否曰和尚甚麼處得這消息來師曰將謂華頂峯前客元是平田莊裏人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喚院主來趂出這僧著師問衆

僧輪回六趣具甚麼眼衆無對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老僧問灘曰和尚問則且置師曰老僧問尚不奈何說甚麼超佛越祖之談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

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師以拄杖畫云在這裏

僧後請益

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踣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

吉州禾山和尚僧問學人欲伸一問師還答否師曰禾山答汝了也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禾山大頂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滿目青山起白雲曰或遇客來如何

祇待師曰滿盤無味醍醐果問無言童子居何國土師曰當軒木馬嘶風切

明州天童咸啟禪師問伏龍甚處來曰伏龍來師曰還伏得龍麼曰不曾伏這畜生師曰且坐喫茶簡大德問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的師曰我這裏一屙便了有甚麼卓卓的的曰和尚恁麼答話更買草鞋行脚好師曰近前來簡近前師曰祇如老僧恁麼答過在甚麼處簡無對師便打問如何是本來無物師曰石潤元含玉鑛

異自生金問如何是真常流注師曰涓滴無移

潭州寶蓋山和尚僧問一間無漏舍合是何人居師曰
無名不挂體曰還有位也無師曰不處問如何是寶蓋
師曰不從人天得曰如何是寶蓋中人師曰不與時人
知曰佛來時如何師曰覓他路不得問世界壞時此物
何處去師曰千聖尋不得曰時人如何歸向師曰直須
似他去曰還有的當也無師曰不立標則問不居正位
底人如何行履師曰紅焰叢中駿馬嘶

澧州欽山文遂禪師福州人也少依杭州大慈山寰中
禪師受業時巖頭雪峯在衆覩師吐論知是法器相率
遊方二大士各承德山印記師雖屢激揚而終然凝滯
一日問德山曰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
尚作麼生道山曰汝試舉天皇龍潭道底看師擬進語
山便打師被打歸延壽堂曰是則是打我太煞巖頭曰
汝恁麼道他後不得道見德山來

法眼別云是後於洞
則是錯打我

山言下發解乃為之嗣年二十七止於欽山對大衆前

自省過舉叅洞山時語山問甚麼處來師曰大慈來曰
還見大慈麼師曰見曰色前見色後見師曰非色前後
見洞山默置師乃曰離師太早不盡師意法眼云不盡
師意不易承

嗣得
他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公曲尺誌公剪

刀問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
曰常轉曰未審經中說甚麼師曰有疑請問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錦繡銀香囊風吹滿路香巖頭聞令僧
去云傳語十八子好好事潘郎有僧寫師真呈師曰還

似我也無僧無對師自代曰衆僧看取德山侍者來叅
纔禮拜師把住曰還甘欽山與麼也無者曰某甲却悔
久住德山今日無言可對師乃放手曰一任祇對者撥
開胃曰且聽某通氣一上師曰德山門下卽得這裏一
點用不著者曰久聞欽山不通人情師曰累他德山眼
目叅堂去師與巖頭雪峯坐次洞山行茶來師乃閉眼
洞曰甚麼處去來曰入定來洞曰定本無門從何而入
師入浴院見僧踏水輪僧下問訊師曰幸自轆轤地轉

何須恁麼曰不恁麼又爭得師曰若不恁麼欽山眼堪
作甚麼曰作麼生是師眼師以手作撥眉勢曰和尚又
何得恁麼師曰是我恁麼你便不恁麼僧無對師曰索
戰無功一場氣悶良久乃問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欽山
為汝擔取一半師與巖頭雪峯過江西到一茶店喫茶
次師曰不會轉身通氣者不得茶喫頭曰若恁麼我定
不得茶喫峯曰某甲亦然師曰這兩箇老漢話頭也不
識頭曰甚處去也師曰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頭退後

曰看看師曰歲公且置存公作麼生峯以手畫一圓相
師曰不得不問頭呵呵曰太遠生師曰有口不得茶喫
者多巨良禪客叅禮拜了便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師
曰放出關中主看良曰恁麼則知過必改師曰更待何
時良曰好隻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去師曰且來閣黎良
回首師下禪牀擒住曰一鏃破三關卽且置試為欽山
發箭看良擬議師打七棒曰且聽箇亂統漢疑三十年
有僧舉似同安察安曰良公雖解發箭要且未中的僧

便問未審如何得中的去安曰關中主是甚麼人僧回
舉似師師曰良公若解恁麼也免得欽山口然雖如此
同安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僧叅師豎起拳曰開即成
掌五指參差如今為拳必無高下汝道欽山還通商量
也無僧近前却豎起拳師曰你恁麼祇是箇無開合漢
曰未審和尚如何接人師曰我若接人共汝一般去也
曰特來叅師也須吐露箇消息師曰汝若特來我須吐
露曰便請師便打僧無語師曰守株待兔枉用心神上

堂橫按拄杖顧視大眾曰有麼有麼如無欽山唱菩薩
蠻去也囉囉哩哩便下座師與道士論義士立義曰麤
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師曰道士是佛家奴士曰太麤
生師曰第一義何在士無語

瑞州九峯通元禪師郢州程氏子初叅德山後於洞山
言下有省住後僧問自心他心得相見否師曰自己尚
不見他人何可觀問罪福之性如何了達得無同異師
曰絺綌不禦寒

青原下六世

曹山寂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道延禪師因曹山垂語云有一人向萬丈崖頭騰身直下此是甚麼人衆無對師出曰不存山曰不存箇甚麼師曰始得撲不碎山深肯之後有僧問請和尚密付真心師曰欺這裏無人作麼

撫州金峯從志元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金峯正主師曰此去鎮縣不遙閣黎莫造次曰何不道取師曰口如磔

盤問千峯萬峯那箇是金峯師乃斫額問千山無雲萬里絕霞時如何師曰飛猿嶺那邊何不吐却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壁邊有鼠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峯門前無五里牌新到叅師曰不用通時暄第一句道將來曰孟春猶寒伏惟和尚師曰猶有這箇在曰不可要人點檢去也師曰誰僧指自身師曰不妨遭人點檢拈起枕子示僧曰一切人喚作枕子金峯道不是僧曰未審和尚喚作甚麼師拈起枕子僧曰恁麼則依而行

之師曰你喚作甚麼僧曰枕子師曰落在金峯窠裡問金盃滿酌時如何師曰金峯不勝酩酊僧掃地次師問作甚麼僧豎起茗帚師曰猶有這箇在曰和尚適來見箇甚麼師豎起拄杖僧叅纔入方丈師便打僧曰是是師又打僧曰不是不是師作禮拜勢僧作拓勢師曰老僧眼暗閣黎耳聾曰將飯餒魚還須克己師曰施食得長壽報曰和尚年多少師曰不落數量曰長壽者誰師曰金峯曰果然眼昏師曰是是問僧甚處來僧近前良

久師曰閣黎叅見甚麼人曰叅甚麼椀師曰金峯有過
曰是是師良久師問僧甚處來曰東國來師曰作麼生
過得金峯關曰公驗分明師曰試呈似金峯看僧展兩
手師曰金峯關從來無人過得曰和尚還過得麼師曰
波斯喫胡椒問僧姓甚麼曰姓何師曰至竟不脫俗曰
因師致得師曰若恁麼過在金峯曰不敢師曰灼然金
峯有過僧問訊次師把住曰輒不得向人道我有一則
因緣舉似你僧作聽勢師與一掌僧曰為甚麼打某甲

師曰我要這話行看經次駢道者來師擎起經作攬衣勢以目視之駢提起坐具以目視師師曰一切人道你會禪駢曰和尚作麼生師笑曰草賊大敗問是身無知如土木瓦石此意如何師下禪牀扭僧耳朵僧負痛作聲師曰今日始捉著箇無知漢僧作禮出去師召闍黎僧回首師曰若到堂中不可舉著曰何故師曰大有人笑金峯老婆心上堂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僧問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師曰問

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師曰
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見僧來乃舉手曰此是大
人分上事你試通箇消息看曰某甲不欲瞞和尚師曰
知孝養人也還稀有曰莫是大人分上事麼師曰老僧
瞞闍黎曰到這裏不易辨白師曰灼然灼然僧禮拜師
曰發足何處曰祇這裏師曰不唯自瞞兼瞞老僧上堂
我若舉來又恐遭人唇吻不舉又遭人笑怪於其中間
如何卽是有僧纔出師便歸方丈至晚別僧請益曰和

尚今日為甚不答這僧話師曰大似失錢遭罪問僧你
還知金峯一句子麼曰知來久矣師曰作麼生僧便喝
師良久僧曰金峯一句今日粉碎師曰老僧大曾問人
唯有闍黎門風峭峻曰不可須要人點檢師曰真鍮不
博金問如何是非言之言師曰不加文彩問四海晏清
時如何師曰猶是堦下漢上堂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
拄還有人道得麼如有人道得金峯分半院與他住時
有僧出作禮師曰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為人便下座僧

辭師問何處去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若到諸方切忌道著金峯為人處曰已領尊旨師曰忽有人問你作麼生僧提起袈裟角師曰捷弱於闍黎

襄州鹿門山處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有鹽無醋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柴門草戶謝子遠來問如何是道人師曰口似鼻孔問祖祖相傳傳甚麼物師曰金襴袈裟問如何是函中般若師曰佛殿挾頭六百卷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山下李家使

牛去曰還許學人相隨也無師曰汝若相隨莫同頭角
曰諾師曰合到甚麼處曰佛眼辨不得師曰若不放過
亦是茫茫問如何是鹿門高峻處師曰汝還曾上主山
也無問如何是禪師曰鸞鳳入雞籠曰如何是道師曰
藕絲牽大象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此箇還壞也
無師曰臨崖看許眼特地一場愁問如何是和尚轉身
處師曰昨夜三更失却枕子問一句下豁然時如何師
曰汝是誰家子上堂一片凝然光燦爛擬意追尋卒難

見瞥然撞著豁人情大事分明總成辦實快活無繫絆
萬兩黃金終不換任他千聖出頭來總是向渠影中現
撫州曹山慧霞了悟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
曹山不如曰出世後如何師曰不如曹山問四山相逼
時如何師曰曹山在裏許曰還求出也無師曰在裏許
卽求出僧侍立師曰道者可煞熱曰是師曰祇如熱向
甚處回避曰向鑊湯鑪炭裏回避師曰祇如鑊湯鑪炭
又作麼生回避曰衆苦不能到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爛
炒浮漚飽滿喫問擬心卽差如何進道師曰有人常擬
為甚麼不差曰此猶是和尚分上事師曰紅焰蓮花朵
朵開問如何是和尚得力處師曰如盲似聾曰不會師
曰恰與老僧同叅

撫州曹山光慧元悟禪師上堂良久曰雪峯和尚為人
如金翅鳥入海取龍相似僧出問未審和尚此間如何
師曰甚處去來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不禮拜更

待何時問如何是密傳底心師良久僧曰恁麼則徒勞側耳也師喚侍者來燒香著問古人云如紅鑪上一點雪意旨如何師曰惜取眉毛好問如何指示卽得不昧去師曰不可雪上更加霜曰恁麼則全因和尚去也師曰因箇甚麼問如何是妙明真性師曰款款莫磕損上堂良久僧出曰為衆竭力禍出私門未審放過不放過師默然問古人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意旨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也是厨寒甌足塵上

堂舉拄杖曰從上皆留此一路方便接人有僧出曰和尚又是從頭起也師曰謝相委悉問機關不轉請師商量師曰症得我口麼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放憨作麼

撫州曹山羌慧智炬禪師初問先曹山曰古人提持那邊人學人如何體悉山曰退步就已萬不失一師於言下頓忘立解乃辭去徧參至三祖因看經次僧問禪僧心不挂元字脚何得多學師曰文字性異法法體空迷

則句句瘡疣悟則文文般若苟無取舍何害圓伊後離
三祖到瑞州衆請住龍泉僧問如何是文殊師曰不可
有第二月也曰卽今事如何師曰正是第二月問如何
是如來語師曰猛風可繩縛問如何履踐卽得不昧宗
風師曰須知龍泉好手曰請和尚好手師曰却憶鍾子
期問古人道若記一句論劫作野狐精未審古人意旨
如何師曰龍泉僧堂未曾鎖曰和尚如何師曰風吹耳
朶問如何是一句師曰無聞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

恰似不道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汝是九色鹿
問抱璞投師時如何師曰不是自家珍曰如何是自家
珍師曰不琢不成器

衡州育王山宏通禪師僧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混
沌曰分後如何師曰混沌上堂釋迦如來四十九年說
不到底句今夜山僧不避羞恥與諸尊者共譚良久曰
莫道錯珍重僧問學人有病請師醫師曰將病來與汝
醫曰便請師曰還老僧藥價錢來問曹源一路卽不問

衡陽江畔事如何師曰紅爐焰上無根草碧潭深處不
逢魚問心法雙亡時如何師曰三脚蝦蟆背大象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老僧毛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直待文殊過卽向汝道曰文殊過也請和尚道師便打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渾身不直五文錢曰太貧寒
生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師曰隨家豐儉問如何
是急切處師曰鍼眼裏打筋斗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
回光影裏見方親

衡州華光範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指僧堂曰此
間僧堂無門戶問僧曾到紫陵麼曰曾到師曰曾到鹿
門麼曰曾到師曰嗣紫陵卽是嗣鹿門卽是曰卽今嗣
和尚得麼師曰人情不打卽不可便打問非隱顯處是
和尚那箇是某甲師曰盡乾坤無一不是曰此猶是和
尚那箇是某甲師曰木人石女笑分明

處州廣利容禪師初住貞溪僧叅師舉拂子曰貞溪老
僧還具眼麼曰某甲不敢見和尚過師曰老僧死在閣

黎手裏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謝閣黎道破問西院拍手笑呵呵意作麼生師曰捲上簾子著問自己不明如何得明師曰不明曰為甚麼不明師曰不見道自己事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師良久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魯祖面壁因郡守受代歸師出送接話次守問和尚遠出山門將甚麼物來師曰無盡之寶呈獻守無對後有人進語曰便請師曰太守尊嚴問千途路絕語思不通時如何師曰猶是堦下漢曰如何是堦上漢師曰

龍樓不舉手乃曰作麼生是尊貴底人試道看莫祇向
長連牀上坐地見他人不肯忽被明眼人拶著便向鐵
圍山裏藏身若到廣利門下須道得第一句卽開一線
道與兄弟商量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將謂是異國船主
元來是此土商人

泉州廬山小谿院行傳禪師青原周氏子僧問久嚮廬
山石門為甚麼入不得師曰鈍漢僧曰忽遇猛利者還
許也無師曰喫茶去

益州布水巖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一回思著
一傷心問寶劍未磨時如何師曰用不得曰磨後如何
師曰觸不得

蜀川西禪和尚僧問佛是摩耶降生未審和尚是誰家
子師曰水上卓紅旗問三十六路阿那一路最妙師曰
不出第一手曰忽遇出時如何師曰脊著地也不難

韶州華嚴和尚僧問既是華嚴還將得華來麼師曰孤
峯頂上千枝秀一句當機對聖明僧錄問法身無相不

可言宣皇帝詔師將何接引師曰金鐘迴出雲中響萬里歸朝賀聖君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驚天動地曰還當也無師曰靈機永布千家月祇這如今萬世傳

雲居膺禪師法嗣

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吽吽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今日大有人從建昌來問一見便休去時如何師曰是也更來這裏作麼問如何是點額魚師曰不透波瀾曰慚恥時如何師曰終不仰面

曰恁麼則不變其身也師曰是也青雲事作麼生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
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金果朝來猿摘去玉花
晚後鳳銜歸問無情還解說法也無師曰玉犬夜行不
知天曉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
曰要踢要拳問纔有言詮盡落今時不落言詮請師直
說師曰木人解語非干舌石女拋梭豈亂絲問依經解
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卽同魔說此理如何師曰孤峯

迴秀不挂煙蘿片月行空白雲自在新到叅師問甚處
來曰湖南師曰還知同安這裏風雲體道花檻璿璣麼
曰知師曰非公境界僧便喝師曰短販樵人徒誇書劒
僧擬進語師曰劒甲未施賊身已露問佛未出世時如
何師曰藕絲繫大象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鐵鎖鎖石牛
問不傷王道如何師曰喫粥喫飯曰莫便是不傷王道
也無師曰遷流左降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
恁麼人曰親宮事如何師曰道甚麼問如何是毗盧師

師曰閣黎在甚麼處出家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面
前佛殿間片玉無瑕請師不觸師曰落汝後問玉印開
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小小問迷頭認影如何止師曰
告阿誰曰如何卽是師曰從人覓卽轉遠也曰不從人
覓時如何師曰頭在甚麼處問如何是同安一隻箭師
曰腦後看曰腦後事如何師曰過也問亡僧衣衆人唱
祖師衣甚麼人唱師曰打問將來不相似不將來時如
何師曰甚麼處著問未有這箇時作麼生行履師曰尋

常又作麼生曰恁麼則不改舊時人也師曰作何行履
問如何是異類中人師曰露地藏白牛井底窺日月師
看經次見僧來參遂以衣袖蓋却頭僧近前作弔慰勢
師放下衣袖提起經曰會麼僧却以衣袖蓋頭師曰蒼
天蒼天

廬山歸宗寺懷惲禪師僧問無佛無衆生時如何師曰
甚麼人如此問水清魚現時如何師曰把一箇來僧無
對

同安代云
動卽失

問如何是五老峯師曰突兀地問截水停

輪時如何師曰磨不轉曰如何是磨不轉師曰不停輪

問如何是塵中弟子師曰灰頭土面

同安代云
不拂拭

問如何

是世尊不說說師曰正恁麼曰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
曰不附物問不佛不衆生時如何師曰是甚麼人如此
問學人不到處請師說師曰汝不到甚麼處來

池州嵇山章禪師在投子作柴頭投子同喫茶次謂師
曰森羅萬象總在裏許師潑却茶曰森羅萬象在甚麼
處子曰可惜一椀茶師後謁雪峯峯問莫是章柴頭麼

師乃作輪椎勢峰肯之

南康軍雲居懷岳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不鑒
照曰忽遇四方八面來時作麼生師曰番來番現漢來
漢現曰大好不鑒照師便打問如何是一丸療萬病底
藥師曰汝患甚麼問如何是本來瑞草師曰好手拈不
出曰如何是無根樹師曰處處著不得

杭州佛日本空禪師初遊天台山嘗曰如有人奪得我
機者卽吾師矣尋謁雲居作禮問曰二龍爭珠誰是得

者居曰卸却業身來與子相見師曰業身已卸居曰珠

在甚麼處師無對

同安代云回頭即沒交涉

遂投誠入室時始年十

三後四年叅夾山纔入門見維那那曰此間不著後生

師曰某甲不求挂搭暫來禮謁和尚維那白夾山山許

相見師未陞堦山便問甚麼處來師曰雲居來曰卽今在

甚麼處師曰在夾山頂顙上山曰老僧行年在坎五鬼

臨身師擬上堦山曰三道寶堦從何而上師曰三道寶

堦曲為今時向上一路請師直指山便揖師乃上堦禮

拜山問閻黎與甚麼人同行師曰木上座山曰何不來
相看老僧師曰和尚看他有分山曰在甚處師曰在堂
中山使同師下到堂中師遂取拄杖擲在山面前山曰
莫從天台得否師曰非五嶽之所生山曰莫從須彌得
否師曰月宮亦不逢山曰恁麼則從人得也師曰自己
尚是冤家從人得堪作甚麼山曰冷灰裏有一粒豆爆
乃喚維那明窓下安排著師曰未審明窓還解語也無
山曰待明窓解語卽向汝道夾山來日上堂問昨日新

到在甚麼處師出應諾山曰子未到雲居已前在甚麼處師曰天台國清山曰吾聞天台有潺潺之瀑淥淥之波謝子遠來此意如何師曰久居巖谷不挂松蘿山曰此猶是春意秋意作麼生師良久山曰看君祇是撐船漢終歸不是弄潮人來日普請維那令師送茶師曰某甲為佛法來不為送茶來那曰奉和尚處分師曰和尚尊命卽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搖茶甌作聲山回顧師曰釅茶三五盃意在饗頭邊山曰瓶有傾茶勢籃中幾箇

甌師曰瓶有傾茶勢籃中無一甌便行茶時衆皆舉目
師曰大衆鶴望請師一言山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
籃子盛將歸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山曰大衆
有人也歸去來歸去來遂住普請歸院衆皆仰嘆師終
于佛日邠塔存焉

蘇州永光院真禪師上堂言鋒若差鄉關萬里直須懸
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非常之旨人焉
度哉問道無橫徑立者皆危如何得不被橫徑所侵去

師以杖拄僧口僧曰此猶是橫徑師曰合取口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來往不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鐵山夜鎖千家月金烏常照不當門

廬山歸宗澹權禪師僧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失却威音王曰鳴後如何師曰三界平沈問盡身供養時如何師曰將甚麼來曰所有不惜師曰供養甚麼人僧無語問學人為佛法來如何是佛法師曰正空閑曰便請商量師曰周匝有餘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曰三三

兩兩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爭能肯得人。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長安路上。廁坑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枷五棒。問通徹底人。如何語道。師曰。汝祇今作麼。生曰。任性隨流。師曰。不隨流。爭得息。

蘄州廣濟禪師。僧問。足馬單槍時。如何。師曰。頭落也。問。如何是方外之譚。師曰。汝道甚麼。問。如何是廣濟水師。曰。飲者絕饑渴。曰。恁麼則學人不虛到也。師曰。情知你。

受人安排問遠來投乞師指示師曰有口祇解喫飯
問溫伯雪與仲尼相見時如何師曰此間無恁麼人問
不識不見請師道出師曰不昧曰不昧時作麼生師曰
汝喚作甚麼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焰裏牡丹花問如
何是無心道人師曰丹霞放火燒潭州水西南臺和尚
僧問如何是此間一滴水師曰入口卽扶出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曰靴頭線綻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麼師
曰不因閣黎問老僧亦不知

歙州朱谿謙禪師韶國師到叅次聞犬齧靈鼠聲國師
便問是甚麼聲師曰犬齧靈鼠聲國師曰既是靈鼠為
甚麼却被犬齧師曰齧殺也國師曰好箇犬師便打國
師曰莫打某甲話在師休去因造佛殿畢一僧同看師
曰此殿著得甚麼佛曰著卽不無有人不肯師曰我不
問那箇人曰恁麼則某甲亦未曾祇對和尚
揚州豐化和尚僧問上無片瓦下無卓錫時如何師曰
莫飄露麼問不具得失時如何師曰道甚麼

南康軍雲居道簡禪師范陽人也久入先雲居之室密受真印而分掌寺務典司樵爨以臘高堂中為第一座屬先雲居將順寂主事請問誰堪繼嗣居曰堂中簡主事雖承言而意不在師謂令揀擇可當說法者僉曰第二座可然且備禮先請第一座若謙讓卽堅請第二座師旣密承授記畧不辭免卽自持道具入方丈攝衆演法主事等不愜素志罔循規式師察其情乃遂弃去其夜安樂樹神號泣詰旦主事大衆奔至麥莊悔過哀請

歸院衆聞空中連聲唱曰和尚來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隨處得自在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師曰是曰為甚麼却在釋迦會下聽法師曰他不擔人我問橫身蓋覆時如何師曰還蓋覆得麼問蛇子為甚麼吞却蛇師師曰在裏甚傷問諸聖道不得處和尚還道得麼師曰汝道甚麼處諸聖道不得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為甚麼闍黎偏逢問孤峯獨宿時如何師曰閒却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峯獨宿師

後無疾而寂塔于本山

洪州大善慧海禪師僧問不坐青山頂時如何師曰且道是甚麼人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不占上問靈泉忽逢時如何師曰從甚麼處來問如何道即不違於師師曰莫惜口曰道後如何師曰道甚麼問如何道得相親去師曰快道曰恁麼則不道也師曰用口作甚麼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三界平沈

鼎州德山和尚僧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

甚麼對師曰祇恁麼僧良久師曰汝更問僧再問師乃
喝出

南嶽南臺和尚僧問直上融峯時如何師曰見麼

南康軍雲居昌禪師僧問相逢不相識時如何師曰既
相逢為甚麼不相識問紅爐猛焰時如何師曰裏頭是
甚麼問不受商量時如何師曰來作甚麼曰來亦不商
量師曰空來何益問方丈面容身時如何師曰汝身大

小

晉州大梵和尚僧問如何是學人顧望處師曰井底架高樓曰恁麼則超然去也師曰何不擺手

新羅國雲住和尚僧問諸佛道不得甚麼人道得師曰老僧道得曰諸佛道不得和尚作麼生道師曰諸佛是我弟子曰請和尚道師曰不是對君王好與二十棒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夜半石牛吼曰來後如何師曰特地使人愁問既是普眼為甚不見普賢師曰祇為貪程太速

吟珏和尚僧問學人不負師機還免披毛帶角也無師
曰闍黎何得對面不相識曰恁麼則吞盡百川水方明
一點心師曰雖脫毛衣猶披鱗甲曰好來和尚具大慈
悲師曰盡力道也出老僧格不得

疎山仁禪師法嗣

隨州護國院守澄淨果禪師上堂諸方老宿盡在曲录
木牀上為人及有人問著祖師西來意未曾有一人當
頭道著時有僧問請和尚當頭道師曰河北驢鳴河南

犬吠問如何是佛師咄曰這驢漢問盡大地是一隻眼
底人來時如何師曰堦下漢問諸佛不到處是甚麼人
行履師曰聃耳鬚頭曰何人通得彼中信師曰驢面獸
腮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問不落干將手如何是太阿師曰
七星光彩耀六國罷煙塵問鶴立枯松時如何師曰地
下底一場懨懨問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
師曰三門前兩箇一場懨懨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

日出後一場懨懨

洛京靈泉歸仁禪師初問疎山枯木生花始與他合是
這邊句是那邊句山曰亦是這邊句師曰如何是那邊
句山曰石牛吐出三春霧靈雀不棲無影林住後僧問
如何是靈泉家風師曰十日作活九日病曰此病如何
師曰回避不得曰還療得也無師曰耆婆稽首醫王皴
眉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牛馬同羣放曰還分不
分師曰夜半崑崙穿市過午後烏雞帶雪飛問急切相

投時如何師曰見佛似冤家問如何是靈泉竹師曰不
從栽種得曰還變動也無師曰二冬瑞雪應難改九夏
凝霜色轉鮮問如何是靈泉心印師曰不傳不受曰或
遇交代時如何師曰淮南船子看洛陽問六國未寧時
如何師曰作亂者誰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仰面
獨揚眉回頭自拍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騎牛戴
席帽過水著靴衫問如何是無問而自說師曰死人口
裏活人舌曰未審是何人領會師曰無角水牯牛曰如

何是靈泉活計師曰東壁打倒西壁曰憑箇甚麼過朝
夕師曰折腰鐺子無煙火曰二時將何奉獻師曰野老
共炊無米飯溪邊大會不來人問如何是靈泉境師曰
枯椿花爛熳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子規啼斷後花落
布堦前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恰似箇屠兒曰如何行
履師曰破齋犯戒曰究竟作麼生師曰因不收果不入
俗士問俗人還許會佛法否師曰那箇臺無月誰家樹
不春

瑞州五峯遇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堆泥土問如何是不撥不觸底人師曰閉目藏三寸翻睂蓋眼睛

撫州疎山證禪師初叅先疎山得旨後歷諸方謁投子子問近離甚處曰延平子曰還將得劔來麼曰將得來子曰呈似老僧看師乃指面前地子便休至晚問侍者新到在麼者曰當時去也子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住後僧問如何是就事學師曰著衣喫飯曰如何

是就理學師曰騎牛去穢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溥際不收問如何是聲色混融句師曰不辨消不及曰如何是聲色外別行底句師曰難逢不可得問親切處乞一言師以拄杖敲之僧曰為甚麼不道師曰得恁麼不識好惡

洪州百丈明照安禪師新羅人也僧問一藏圓光如何是體師曰勞汝遠來曰莫便是一藏圓光麼師曰更喫一椀茶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手巾半寸布問萬法

歸一一歸何處師曰未有一箇人不問問如何是極則處師曰空王殿裏登九五野老門前不立人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未認得時作麼生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人天收不得曰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義例分明

瑞州黃檗山慧禪師洛陽人也少出家業經論因增受菩薩戒而歎曰大士攝律儀與吾本受聲聞戒俱止持作犯也然於篇聚增減支本通別制意且殊旣微細難防復於攝善中未嘗行於少分況饒益有情乎且世間

泡幻身命何可留戀哉由是置講課欲以身捐於水中
飼鱗甲之類念已將行偶二禪者接之款話說南方頗
多知識何滯於一隅師從此回志叅尋屬關津嚴緊乃
謂守吏曰吾非翫山水誓求祖道他日必不忘恩也吏
者察其志遂不苛留且謂之曰師旣為法忘身回時願
無吝所聞師欣謝直造疎山時仁和尙坐法堂受叅師
先顧視大衆然後致問曰剎那便去時如何山曰畝塞
虛空汝作麼生去師曰畝塞虛空不如不去山便休師

下堂叅第一座座曰適來祇對甚奇持師曰此乃率爾
敢望慈悲開示愚昧座曰一剎那間還有擬議否師於
言下頓省禮謝住後僧問黃檗一路荒來久今日當陽
事若何師曰虛空不假金鎚鍊日月何曾待照人師示
滅塔于本山肉身至今如生

延州伏龍山奉璘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橫
身卧海日裏挑燈問如何是伏龍境師曰山峻水流急
三冬發異華問和尚還愛財色也無師曰愛曰既是善

知識為甚麼却愛財色師曰知恩者少師問火頭培火了也未曰低聲師曰甚麼處得這消息來曰不假多言師曰省錢易飽吃了還饑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長蘆冷飯曰太寂寞生師曰僧家合如是

安州大安山省禪師僧問失路迷人請師直指師曰三門前去問舉步臨危請師指月師曰不指月曰為甚麼不指月師曰臨坑不推人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師曰我王庫內無如是乃問重重關鎖信息不通時如

何師曰爭得到這裏曰到後如何師曰彼中事作麼生問如何是真中真師曰十字路頭泥佛子問無為無事人猶是金鎖難金鎖牽不住是甚麼人師曰向閤黎道卽得不可荒却大安山去也

洪州百丈超禪師海東人也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金雞玉兔聽遠須彌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洞深雲出晚澗曲水流遲問某甲今日辭去或有人問和尚說甚麼法向他道甚麼師曰但道大雄山頂

上虎生師子兒

洪州天王院和尚僧問國內按劒者是誰師曰天王問
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時如何師曰不墮無壞爛問
如何是佛師曰錯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曰門外列金
剛

常州正勤院蘊禪師魏府韓氏子幼而出家老有童顏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事若何師曰迴出簫韶外六律
豈能過曰不過底事作麼生師曰聲前拍不散句後覓

無蹤問如何是正勤一路師曰泥深三尺曰如何到得
師曰閣黎從甚麼處來問如何是禪師曰石上蓮華火
裏泉曰如何是道師曰楞伽峯頂一莖草曰禪道相去
幾何師曰泥人落水木人撈晉天福中順寂葬于院側
經二稔門人發塔覩全身儼然髮爪俱長乃閣維收舍
利真骨重建塔焉

襄州洞山瑞禪師僧問道有又無時如何師曰龍頭蛇
尾腰間一劍問如何是無生曲師曰未問已前

京兆府三相和尚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覓縫不得
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對面不相見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雪覆孤峯白殘照露瑕痕

青林虔禪師法嗣

襄州萬銅山廣德延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山前人不住山後人更忙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無
力登山水茅戶絕知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始嗟
黃葉落又見柳條青問盡大地是箇死屍向甚麼處葬

師曰北邙山下千邱萬邱師不安僧問和尚患箇甚麼
師曰無思不墜的曰恁麼則已知和尚病源也師曰你
道老僧患甚麼曰和尚忌口好師便打問如何是佛師
曰畫戟門開見墜仙僧後問悟空畫戟門開見墜仙意
旨如何空曰直饒親見釋迦來智者咸言不是佛

襄州石門獻蘊禪師京兆人也初問青林如何用心得
齊於諸聖林仰面良久曰會麼師曰不會林曰去無子
用心處師禮拜乃契悟更不他遊遂作園頭一日歸侍

立次林曰子今日作甚麼來師曰種菜來林曰徧界是佛身子向甚處種師曰金鉏不動土靈苗在處生林欣然來日入園喚蘊閣黎師應喏林曰刺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師曰若是無影樹豈受栽邪林曰不受栽且止你曾見他枝葉麼師曰不曾見林曰旣不曾見爭知不受栽師曰祇為不曾見所以不受栽林曰如是如是林將順寂召師師應諾林曰日轉西山後不須取次安師曰雪滿金檀樹靈枝萬古春林曰或有人問你金針線

囊事子道甚麼師曰若是毛羽相似者某甲終不敢造
次初住南嶽蘭若未幾遷夾山道由潭州時楚王馬氏
出城延接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大道師曰好大哥御
駕六龍千古秀玉街排仗出金門王大喜延入天冊府
供養數日方至夾山開堂僧問今日一會何異靈山師
曰天垂寶蓋重重異地湧金蓮葉葉新曰未審將何法
示人師曰無絃琴韻流沙界清音普應大千機問師唱
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一曲宮商繞品弄辨寶還他

碧眼胡曰恁麼則清流分洞下滿月照青林去也師曰
多子塔前分的意至今異世度洪音問如何是夾山正
主師曰好手須知藥布作韓光虛妄立功勲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曰玉璽不離天子手金箱豈許外人知問不
落機關請師便道師曰湛月迅機無可比君今曾問幾
人來曰卽今問和尚師曰好大哥雲綻不須藏九尾怒
君殘壽速歸邱師以蠻夷作亂遂離夾山至襄州創石
門寺再振玄風上堂瑠璃殿上光輝而日日無私七寶

山中晃耀而頭頭有據泥牛運步木馬嘶聲野老謳歌
樵人舞袖太陽路上古曲玄音林下相逢更有何事僧
問月生雲際時如何師曰三箇孩兒抱華鼓好大哥莫
來攔我毬門路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常騎駿馬驟
高樓鐵鞭指盡邊州路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徧界黃
金無異色往來遊子罷追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無
相不居凡聖位經行鳥道沒蹤由問猛虎當軒時如何
師曰性命不存曰恁麼則遭他毒手師曰一恁敲嚼問

如何是淨土中人師曰披毛遊火聚戴角混塵泥問道
界無窮際通身絕點痕時如何師曰渺渺白雲漫雪嶽
轉身玄路莫遲遲曰未審轉身路在甚麼處師曰石人
舉手分明記萬年枯骨笑時看問如如不動時如何師
曰有甚麼了日曰如何卽是師曰石戶非關鎖般若寺
遭焚有人問曰旣是般若為甚麼被火燒師曰萬里一
條鐵師應機多云好大哥時稱大哥和尚

韶州龍光謹禪師僧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

越國君王曾按劍龍光一句不曾虧上堂良久曰不煩
珍重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朔風一扇漢地成規問撥
塵見佛時如何師拊掌顧視問如何是龍光一句師曰
不空胃索曰學人不會師曰啞問如何是極則為人處
師曰殷勤囑付後來人問賓頭盧一身為甚麼赴四天
下供師曰千江同一月萬戶盡逢春遂有偈曰龍光山
頂寶月輪照耀乾坤燦暗雲尊者不移元一質千家影
現萬家春

郢州芭蕉和尚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攏揔一木盆問如何是道師曰或橫三或豎五曰如何是道人師曰罷舉雲中信半夜太陽輝

定州石藏慧炬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樹帶滄浪色山橫一抹青問如何是伽藍師曰祇這是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作麼作麼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喫茶去

白水仁禪師法嗣

京兆府重雲智暉禪師咸泰高氏子總角之歲好遊佛
宇誓志出家父母不能止禮圭峯溫禪師剃度後謁白
水獨領微言潛通秘鍵尋回洛卜于中灘創溫室院常
施水給藥為事有比丘患白癩衆惡之唯師與之摩洗
如常俄有神光異香旣而訝之遂失所在遺瘡痂馨香
酷烈遂聚而塑觀音像以藏之師後忽欲歸終南圭峯
舊居一日閒步巖岫間如常寢處倏覩摩衲數珠銅瓶
椶笠觸之即壞謂侍者曰此吾前身道具耳就茲建寺

以酬宿因當薙草間有祥雲蔽日屯于峯頂久而不散
因目為重雲山猛獸皆自引去及塞龍潭以通徑龍亦
他徙後唐明宗賜額曰長興學侶臻萃上堂僧問如何
是歸根得旨師曰早是忘却不憶塵生曰如何是隨照
失宗師曰家遭劫賊問不憶塵生如何是進身一路師
曰足下已生草前程萬丈坑問要路坦然如何踐履師
曰我若指汝則東西南北去也問如何是重雲秤師曰
任將天下勘問如何是截鐵之言師曰寧死不犯問如

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曰重雲記不得問如何是重雲境師曰四時花簇簇三冬異草青師闡法四十餘年節度使王彥超微時常從師遊欲為沙門師熟視曰汝世緣深當為我家垣牆王公後果鎮永興申弟子禮師將順世先與王公言別囑護法門王公泣曰師忍棄弟子乎師笑曰借千年亦一別耳及歸書偈示衆曰我有一間舍父母為修蓋住來八十年近來覺損壞早擬移別處事涉有憎愛待他摧毀時彼此無妨礙乃跣趺而逝

塔于本山

杭州瑞龍院幼璋禪師唐相國夏侯孜之猶子也大中
初伯父司空出鎮廣陵師方七歲遊慧照寺聞誦法華
志求出家伯父初不允因師絕飲食不得已而許之師
慧遠禪師後遊諸禪會暮山白水咸受心訣咸通十三
年至江陵騰騰和尚囑之曰汝往天台尋靜而棲遇安
卽止已而又值慙慙和尚撫而記曰汝却後四十年有
巾子山下菩薩王於江南當時吾道昌矣尋抵天台

山於靜安鄉創福唐院乃契騰騰之言又住隱龍院中
和四年浙東饑疫師於溫台明三郡收瘞遺骸時謂悲
增大士雪峯嘗往見之遺棧櫬拂子而去天祐三年錢
尚父遣使童建賫衣服香藥入山致請至府庭署志德
大師館于功臣堂日親問法師請每年於天台山建金
光明道場諸郡黑白大會逾月而散光明大會始於師也將辭歸
山王加戀慕於府城建瑞龍院文穆王改延請開法時為寶山院
禪門興盛斯則懃懃懸記應矣上堂老僧頃年遊歷江

外嶺南荆湖但有知識叢林無不叅問來蓋為今日與
諸人聚會各要知箇去處然諸方終無異說祇教當人
歇却狂心休從他覓但隨方任真亦無真可任隨時受
用亦無時可用設垂慈苦口且不可呼晝作夜更饒善
巧終不能指東為西脫或能爾自是神通作怪非干我
事若是學語之流不自省已知非直欲向空裏採花波
中取月還著得心力麼汝今各且退思忽然肯去始知
瑞龍老漢事不獲已迂回太甚還肯麼時有僧問如何

是瑞龍境師曰道汝不見得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
後生可畏問廓然無雲如何是中秋月師曰最好是無
雲曰恁麼則一輪高挂萬國同觀去也師曰捏目之子
難與言天成二年丁亥四月乞墳塔于尚父父命陸仁
璋於西關選勝地建塔創院改天台隱龍為隱迹塔畢
師入府庭辭尚父囑以護法尅期順寂尚父悲悼遣僧
正集在城宿德迎引入塔

白馬儒禪師法嗣

興元府青剎山如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無底籃子拾生菜問如何是青剎境師曰三冬華木秀
九夏雪霜飛

龍牙遁禪師法嗣

潭州報慈藏嶼匡化禪師僧問心眼相見時如何師曰
向汝道甚麼問如何是實見處師曰絲毫不隔曰恁麼
則見也師曰南泉甚好去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昨
夜三更送過江問臨機使用時如何師曰海東有果樹

頭心問如何是真如佛性師曰阿誰無問如何是向上
一路師曰柳連道永問和尚年多少師曰秋來黃葉落
春到便開花問僧甚處來曰卧龍來師曰在彼多少時
曰經冬過夏師曰龍門無宿客為甚麼在彼許多時曰
師子窟中無異獸師曰汝試作師子吼看曰某甲若作
師子吼卽無和尚師曰念汝新到放汝三十棒問如何
是湖南境師曰艘船戰棹曰還許學人遊翫也無師曰
一任闍黎打燈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如何祇對師曰

分明記取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祇如情未生時如何
師曰隔曰情未生時隔箇甚麼師曰這箇梢郎子未遇
人在問如何是龍牙山師曰益陽那邊曰如何卽是師
曰不擬曰如何是不擬去師曰恁麼則不是問古人面
壁意旨如何師良久却召僧僧應諾師曰你去別時來
上堂一句徧大地一句纔問便道一句問亦不道僧問
如何是徧大地句師曰無空闕曰如何是纔問便道句
師曰低聲低聲曰如何是問亦不道句師曰便合知時

襄州舍珠山審哲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
寸釘纔入木九牛拽不出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門前
神樹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貧兒抱子渡恩愛競
隨流問僧有亦不是無亦不是不有不無亦不是汝本
來名箇甚麼曰學人已具名了師曰具名卽不無畢竟
名箇甚麼曰祇這莫便是否師曰且喜沒交涉曰如何
卽是師曰親切處更請一問曰學人道不得請和尚道
師曰別日來與汝道曰卽今為甚麼不道師曰覓箇領

話人不可得又問僧張王李趙不是汝本來姓汝本來
姓箇甚麼曰與和尚同姓師曰同姓卽且從汝本來姓
箇甚麼曰待漢水逆流却向和尚道師曰卽今為甚麼
不道曰漢水逆流也未師休去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
曰是甚麼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別安排又爭得曰
不安排時如何師曰無位真人問如何是真經師曰阿
彌陀

西川存禪師僧問學人解問請訛句請師舉起訝人機

師曰巢父不牽牛許由不洗耳問具足底人來師還接
否師便打

華嚴靜禪師法嗣

鳳翔府紫陵匡一定覺禪師初到蟠龍見僧問碧潭清
似鏡蟠龍何處安龍曰沈沙不見底浮浪足巒坼師不
肯龍請師道師曰金龍迴透青霄外潭中豈滯玉輪機
龍肯之住後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麼來師曰石牛
步步火中行返顧休銜日中草問智識路絕思議併忘

時如何師曰停囚長智養病喪軀

九峯滿禪師法嗣

洪州同安院威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
路邊神樹子見者盡擎拳曰見後如何師曰室內無靈
牀渾家不著孝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玉兔不曾
知曉意金烏爭肯夜頭明問如何是同安一曲師曰靈
琴不別人間韻知音豈度伯牙門曰未審何人和得師
曰木馬嘶時從彼聽石人拊掌阿誰聞曰或遇知音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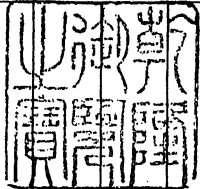
如何師曰知音不度耳達者豈同聞師一日遊山大衆
隨後師曰堦前翠竹砌下黃花古人道真如般若同安
卽不然有僧曰古人也好和尚師曰不貪香餌味可謂
碧潭龍曰諸方眼目不怪淵明師曰闍黎閉目中秋坐
却笑月無光曰堦前翠竹砌下黃花又作麼生師曰安
南未伏塞北那降僧禮拜師曰名稱普聞師問僧寅晡
飲啄無處藏身你道有此道理麼曰和尚作麼生師打
一拂子僧曰撲手征人徒誇好手師曰握鞭側帽豈是

闍黎曰今古之道何處藏身師曰闍黎作麼生僧珍重
便出師曰未在

北院通禪師法嗣

京兆府香城和尚初叅北院問曰一似兩箇時如何院
曰一箇賺汝師乃有省僧問三光景色謝照燭事如何
師曰朝邑峯前卓五彩曰不涉文彩事作麼生師曰如
今特地過江來問向上一路請師舉唱師曰釣絲鉤不
出問牛頭還得四祖意否師曰沙書下點落千字曰下

點後如何師曰別將一撮表人天曰恁麼則人人有也
師曰汝又作麼生問囊無繫蟻之絲厨絕聚蠅之糝時
如何師曰日捨不求思從妄得



五燈會元卷十三